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六七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王傑弟：（原名普慶）汾陽四河堡村人，你自你參軍後，你的下落，望見報後速與家通信，如有知者望告。兄王世旅

陸式衡（雅瀚）、王綸字各位：周韻初：北平一別，倏已十年，現在何處？近況如何？凡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信寄「冀中區華北聯合大學」王玉夫同志轉交。王逸民（王平一）

王家駒弟：（現名呂龍）二十八歲，洪洞縣河西衛鳥駒村人，見報速來個信，有知其下落者煩請函告，來信交石樓一區區公所轉交。姐王翊乾

范錫森弟：我現在晉綏貿易公司工作，見報後，希即來信，寄晉綏貿易總公司轉我即妥。愚兄范菊秋

寧武三張莊群眾

變工翻地組織秋收

組織全村勞力快收快打預防旱凍

（寧武訊）三張莊群眾組織變工，進行扣荒、翻地，組織秋收。該村五十戶人家，有十七頭牛，自願採取各種形式變工：如貧農李富娃與李有生各有一條牛合組一犋，現兩家已翻地共二十餘垧。貧農鄭六十九與郭狗娃夥喂一條牛，與新分到耕牛的貧農抗屬鄭銀銀和王存富（夥分的）的一條牛合犋。沒牛戶用人工變牛工。這樣五十戶人家，都以牛犋為中心組織起來，沒牛的困難也得到解決。目前已扣過伏地三十一垧，三百餘垧夏茬地，亦可望霜降以前全部翻過。在秋收方面，經群眾討論：為防早霜或雹災，要快收、快打。為了使翻秋地和秋收能互相照顧，決定將翻地和秋收小組統一起來，選組長統一領導。動員全部勞動力上地，男人上午翻地，下午割蕎麥，女人參加割蕎麥，兒童們拾草喂牛。蕎麥割一片，擱一片，隨割隨擱，當天擱回場中（過去習慣先割倒再擱，經天黑擱不起就丟在地裏，所以風吹雨打損失很大）。打下的糧草要妥為保存，以解決明年牛草困難。胡蘿、扁豆葉子也保存起來；可和糧食和在一起磨成麵吃。現全村扁豆已大部收割完畢，莜麥不日即可開鐮。（馮銘、周之壽）

中陽上橋等村群眾

翻地送糞準備種冬麥

婦女採集野菜備荒

（新華社呂梁八月三十一日電）中陽上橋等村群眾，男人翻地送糞準備種冬麥，婦女採集野菜救荒。上橋村貧僱農小組討論以種冬麥渡過明春饑荒，政府發他們解決種子。該村九戶僱農，廿四戶貧農、下中農，從八月十九日到廿四日六天中，就將種冬麥的九十畝地全部翻過，送糞亂送上了。在上橋附近的四個村莊的貧僱農也計劃種二百十三畝冬麥，正在翻地送糞。婦女們則採集野菜，劉家坪村全村廿六戶，有四十九個婦女兒童出動採野菜，兩天，就採集一千六百斤，每戶平均有三十三斤。婦女王林一天就採集九十四斤。張家溝村廿六個婦女，編為五個小組，計劃每四口人以上的家庭，應保存一大甕野菜。官岳村婦女組織上山採集可作食物的野菜，以備明春饑饉時作副食物。

「保安」部二連開展經濟民主中

孫建仁受戰士稱讚

胡沛被撤職禁閉

（本報訊）寧直「保安」部二連戰士，在開展經濟民主中，清算伙食賬目中，正確處理了兩個司務長的問題。該連司務長孫建仁，貧農出身，文化很低，但勤儉工作，積極艱苦，不管天氣冷熱，經常親自背糧挖菜，幫助伙伕勞動。只因文化低，管理伙食經驗少，頭幾次清算賬目，賬上長出六萬元，自己也不知什麼原因，大家追問，他說：「我也不知怎日見的，去年算賬短了六千，我把自己分紅的錢墊了進去，這次卻又長了。」他又反省說：「我也有不對處，曾把我的六尺劣布換了公家六尺五好布；用了公家五兩棉花，紡下錢自己用了；有次到城裏買雞，在店家吃飯，硬叫我吃，只好吃了幾碗，走時給他留下一斤。這都是不對的，今後一定在工作中糾正我的錯誤。」戰士們在討論中，都認為他工作一貫勤儉艱苦，因為文化低，不會管賬，長幾個短幾個是免不了的，至於用了五兩棉花、換布等都是些小問題，他自己也檢討得很誠懇，都沒有意見，並一致同意把他繳給公家的六千塊錢退還。

今年生產時，孫司務長調走，領導上讓文書胡沛代理司務長，他是去年參軍來的，能說會道，工作表面積極，晚上常上連長的窩，手給假裝查哨去聯絡。自代理司務長後，化錢更像流水一樣，伙房的事也不過問，並經常向戰士發脾氣，罵伙伕不負責。這次聽到要清算賬目，就到處吹：「咱的賬保險沒問題，沒貪污的什麼了。」企圖迷惑大家。在報告賬目時，碰到賬目不清，強詞奪理，毫無誠意，但他平時化錢太多了，掩不住大家的眼睛，都要他拿出良心賬來，有的問他大吃二喝，錢是那裏來的？皮鞋是用什麼買的？鏡子怎樣到了破鞋手裏？李某見質問：「你為了這個搞[illegible]的？」他都是[illegible]，不但不虛心答覆，大家意見，態度強硬，領導上為了治病救人，便暫時休會，讓他想想，不料會後他卻跑到破鞋家裏。領導上和他談話，他只消極承認一點皮毛小事，戰士們一致要求給他紀律處分。領導上接受大家意見，把他撤職禁閉。（李增杰、楊世裕）

新華社社論

紀念「九一」

貫徹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新華社發表題為「紀念九一」之社論，號召我們解放區的新聞工作者，以百倍警覺的精神，檢閱本身的隊伍，來迎接本身的節日，計劃如何提高我們的覺悟，磨礪我們的武器，以便更有效地服務人民，服務於愛國自衛戰爭，服務土地改革與戰勝敵人。社論指出：在新聞領域內，解放區與蔣管區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在愛國自衛戰爭的戰時狀況下，解放區的新聞事業正在欣欣向榮，而充滿卑鄙齷齪的蔣管區新聞事業，則正備受摧殘凋零。獨裁賣國賊最懼怕人民的正義呼聲。蔣管區容許存在的，就只有四大家族的各種御用報、黨棍的通訊社與法西斯化的報紙和少數自命為「自由主義」的如大公報之流，而實則是「小罵大幫忙」的蔣閻報紙，都是被用來作為欺騙和撒謊的工具。在我們解放區，人民享有完全的言論自由，民營報紙（單晉察冀解放區就有七家）並不受任何限制，而且得到了民主政府的種種幫助。我們新聞工作日益發展，同時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愛護，這是因為我們有如下的特點，即明確的人民的立場，為人民服務的積極負責的態度與實事求是的作風。唯其如此，我們的新聞事業成為人民解放運動中有力的一個思想教育與思想戰鬥的武器。」「由於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解放區今天已成為全國人民希望寄托的所在，我們解放區的新聞事業，就不但反映和指導解放區的工作，不但與反動派進行全國性的緊張的宣傳鬥爭，而且已經在全國政治生活中佔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經常影響着中國時局的演變，影響世界輿論的動向。可以說，解放區新聞事業的偉大成就，乃是中國人民新聞事業的光榮與驕傲。」社論繼稱：「自然，解放區新聞事業的巨大成就，決不是輕易得來的，都經過艱難困苦的每一步奮鬥。牠印着血跡，有如此的大的規模，乃是因為求實的作風和堅強的氣魄，乃是因為他一直在毛主席的感召與領導之下奮鬥的。毛澤東思想最突出最具體地反映在我們新聞事業上的，就是始終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而「這種始終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就使我們的新聞事業面對着一片無限遠大的前途。」

（下接第二版）

中陽水峪村

群眾舉行反特評功大會

僱貧農曹才秀等立了功

（新華社呂梁八月廿二日電）中陽五區水峪村群眾於八月十九日舉行反特評功大會，僱貧農曹才秀、馮喜蓮（女）、胡保寧各記功一次，並提出在此次分配果實中多分一份，以示獎勵。[illegible]一致認為是由於僱貧曹才秀勇敢，識破特務于逆[illegible]的陰謀，才使土地改革[illegible]。女馮喜蓮（貧會主任）發現特務[illegible]，很快報告[illegible]，大會評定曹才秀立了第一功。此給她記了第二功。胡保寧發現前任村主任王與泉對三級說：「非把現在的翻身委員會打下去不可」等話，也很快告給翻身委員會，大會給他評定記三功。以上三人除決定各記功一次外，在分配果實中並多分一份，以示群眾對他們的獎勵。群眾又討論決定設記功簿，以便在土地改革中，繼續開展防奸反特立功運動。（鄭霖）

臨陣逃跑的參戰隊長

王學明經批評後撤職

（臨縣訊）七區召開民兵中隊長會議，檢查民兵工作，對參戰逃跑之宗家山中隊長王學明進行批評教育後給以撤職處分。王在去冬參戰三十多人參戰，大部份都開了小差，他知道也不理，最後他自己和民兵開了小差。秋[illegible]後他自己也開了小差，今年在周家山工作，和某人的女人通姦，人家說了一下，他即勾結了七個人，將人家打了一頓，他的這種老毛病過去檢討，老不接受。此次會上對他進行了一致的批評後，一致意見行政上給以撤職處分，並交回手由群眾處理。（蔡克昌、來娃、士花）

交城邊山閻偽士兵

二十天逃來我區七十餘

（新華社交城訊）交城武工隊積極進行瓦解閻偽軍工作，據統計：交城邊山在八月初近二十天來，已收容到閻軍逃跑士兵七十多名（以七十一師新補充的兵為最多）並攜來手槍一支、子彈二百發。（華國鋒、生本）

神池縣府開下的荒地

未經群眾討論分配

被幹部及地主搶種去

（神池訊）縣府去年在店子腰店上村、兒[illegible]一莊[illegible]開下荒地[illegible]餘墒，今春全交給群眾種，但因未經群眾討論分配，結果到處被幹部和地主搶種。[illegible]上的十二墒荒地，[illegible]民兵隊長[illegible]貧農）種了兩墒，[illegible]地主陳[illegible]之子陳[illegible]種了六墒，[illegible]縣府[illegible]，是政府[illegible]最近檢查生產工作才發現，當即將[illegible]給了群眾。幹部[illegible]群眾意見處理。（寫有賢）

孝義縣區幹部會

清除地主份子張雲出黨

其他立場不堅定幹部受到嚴格批評

（新華社呂梁廿七日電）為加强幹部教育，純潔組織，貫徹土地改革政策，孝義縣區幹部會，決定開除混入革命陣營之地主張雲共產黨籍，對其他在土地改革中包庇地主和階級立場不堅定的幹部，亦分別予以處分。該縣二區財糧助理員張雲，張是窰村人，家庭成份係地主，他參加革命的動機，是為了逃避兵役，四零年後，又隱瞞為中農成份，並混入我黨。今春莊窰村羣衆向他家調劑後，恰遇他回家，由於他父親平時藉他的名義欺壓羣衆，因此羣衆見張雲回來，都有些害怕，經過幹部再三鼓勵，羣衆才敢去向他調劑。當時他的態度很壞，但在羣衆的說理下，終於調劑出口糧四石。此次下作團到莊窰村後，羣衆再向他家算賬，揭發他家埋藏很多糧食，他父子堅決不承認，最後羣衆挖出三十多石，內有十石豌豆已霉得牲口也不能吃。當時羣衆為照顧他家生活，給留下十垧地、四眼窰，但他們不但不感激羣衆寬大，反十分不滿，工作消極，要求退伍。此次縣區幹部會上經揭發批評，張雲仍執迷不悟，再三掩蓋自己錯誤，毫無改悔之意。大家一致認為他是化形的地主，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並撤消他的工作，交給羣衆處理。又三區助理員王金林，會把後莊村鬥爭的地主郭應俊，叫到他房子裏住，且私自把郭放走了，羣衆和幹部都異常憤恨，認為這是破壞土地改革的行為。大會接受羣衆要求，已將王金林扣押公安局嚴查。其他因階級立場不堅定而犯錯誤的幹部，大會均給以嚴格的批評教育。（呂頻野）

興縣六區通訊員馬懷林

私自放走地主張德光

羣衆罰他坐禁閉一月苦工二十日

（興縣訊）六區羣衆會羣衆於三日晚上集會，處理私自放走地主的區公所通訊員馬懷林，決定禁閉一月，並罰其返回原籍李家鄉給羣衆作苦工二十天。按馬懷林本係區通兵，前年冬，在區助理員李旺秀包庇下，混入六區區公所當通訊員。馬平常赴興縣城，即為李稿買紙煙等物做買賣，羣衆一致要求嚴辦李，甚給予批評教育（李現已去借縣財政科員）。與宋家溝地主張德光，與張是朋友關係。此次羣衆公審會，馬懷林本是看押被羣衆逮住的放地主的經過是這樣的：興宋家溝逃亡地主張德光，被押來區上，使私問馬懷林「在咁不在？」馬從縣上回來後，和另一通訊員共同看管此人。張在第四次審問後，當區上同志都有事外出時，張即向馬哀求他私自掃放，說：「我家有個黑窯，咱白天窩起，黑夜出來，如果你放了我，政府逼得太緊，你可到我家或史家山我姐丈家尋我。」並以金錢誘惑：「你放了我，我個家產，給你一百塊白洋！」一馬被白洋迷住，又見區上無人，便於當晚將張由大門放出，然後再把大門關上。第二天，區上同志發現地主逃跑了，以馬有嫌疑，將其扣起。馬見事情嚴重，死不承認。後來區上將他撤職釋放。不久區上王德從張的妹夫地主王沛元處知道，確是馬懷林放走的，又把馬二次扣回，馬見事情已敗。

清算羣衆：一致推出一組白天在區上工作的林、羣衆下最後一致由懷」決定罰他坐禁閉一月，做苦工二十天。

「你在區上工作吃的是老百姓的，穿的是老百姓的，你為了一百塊白洋，甘心作地主狗腿，你真不是個人！」羣衆鬥爭對家，使他受了影響，上區上領導同志自己檢討，自己疏忽，特向羣衆認錯道歉。（葉保銘）

來信

讀者

非法派羣衆的毛驢

某團班長郭麒祿

編者同志：

寧武三區宋家塵自然村是寧武到五寨上下各三十里之間的一個村子，是往來人員客商喝水、吃飯、住宿之地，村幹部每天忙於招待，特別是臨時動員抗勤很嚴重。八月十九日一早有某團三連副班長郭麒祿（保平人）等六人，於十八日在二朋林燉山晚，經過該村，一進村去任李成厚的家（當時村長也在），郭手上就拿三尺多長的一根木棍，氣勢兇兇的說要二頭毛驢，當時村長即問有公事沒有？郭拿出說證，接着又說公事在後面，村長答說沒公事不能動員抗勤，郭就惱怒起來，說：「快滾！你們管不着我們，今天我們就要六個毛驢，不然我們就住到你們村上吃。」最後沒公事，強要了毛驢一頭才走。這樣的不尊重羣衆紀律，非法的隨便動員抗勤，使我村幹部、羣衆很難處理，希望該部對郭同志這種侵害羣衆利益的行為，加以批評教育，並望以後過路人員注意。

（李汀、張永珍）

寧武上官莊群衆

清算奸霸侯家弟兄

（寧武訊）四區上官莊羣衆清算奸霸侯卉年、侯銀年弟兄。侯卉年的兒侯光治受特務地主夏二子指使，混入我武工隊當砲兵，暗死指揮員，損壞過砲，被發覺扣押後逃跑。八月十日至村五十餘羣衆，到侯卉年家中搜捕他兒子，因已逃脫，就將他扣押，同時召開大會向侯銀年訴苦，王成有說：「我過去借了你七十元白洋，你到秋天硬不收賬，拉了我羊四十隻，你向我要賬時，你那時又把我的牛拉去，你在我工隊，今天你婦兒在我工隊，為什麼不在呢？」「毛支你住在你村許多糧食，你家貪污了，」秦二明說：「你引上敵人包圍過天王塔村一次，你兒侯光治是特務，你這奸。」李反年說：「你們把我的驢子拉走，又把我的羊子拉上，並拉去我家五十多頭牛羊。」你們燈路上把我拉去，在大街上叫你們拉了……」羣衆算出他家共白洋三十八百元，牛羊五十餘隻，驢三頭，石八十五……（……）

階級異己份子張應科李光福

混入某部電話站破壞土改

經群衆鬥爭後押回隊部處理

（寧武訊）某部×電話站，電話員李光福、張應科包庇封建富農，每隔羣家，交羣衆教育後，仍不悔改，現在帶回電話隊，繼續開展鬥爭。李光福是臨縣人，富農成份，入伍八年，仍未改變立場，家裏被清算後，對土地改革很不滿意。張應科是崞縣的地主，去年混入我軍，家裏被羣衆鬥爭了，對土地改革也很不滿。上級派他倆到×電話站守機子，兩人一去，就跟住院封建富農田光元和田侍兒兄弟搞得很好，給他家擔水做活，跟他們一鍋吃飯。田家六口人，只下幾顆豆餘錢，下的米都是公糧。同時，貴糧摺成票和他們變工，他們就不幹。田家過去放高利貸，家產很多，剛開羣衆很憤恨。今年三月裏被清算，沒有算徹底。為了逃避羣衆，就拉攏李光福和張應科做靠山，把銀食布疋交給李光福，電話站隱藏。

因為有李光福包庇，田家就抗交公糧，今年三月間，村幹部給電話站撥一百斤糧食，撥的實中農七十斤，李光福很快就去要完了。撥到田家的三十斤，他不但不要，還找村幹部說：「他家要甚沒甚，為甚不能撥在別人身上？」田光元的老婆就趁機挑撥道：

兩個電話員反對村幹部，說：「看人家去年薛文雋（電話員），要麵有麵，要米有米，你們來了，甚也吃不上！」李光福就大發脾氣，拿恩村幹部到村公所打官司。又到村裏要了三百斤米，給田家撥了租子，羣衆很不滿意。

李光福和張應科，公開反對土地改革，羣衆說：「罵羣衆，羣衆談起共產黨進行土地改革，是叫咱窮苦人翻身，李光福就罵：「呸！住地獄裏翻去吧！」經發覺後，羣衆把這些事實報告了上級，把電話站藏的東西，全部交給羣衆處理，把李光福和張應科交給羣衆教育。李光福以金圖碼出窩國兩些東西，羣衆大聲喊着：「李光福只說漂亮話，給田家當狗腿，不老實說是一八土多不行的！」指着兩個男女羣衆說：「你們他們個小米，是叫你們給窮苦人辦事的，你們給田家當了狗腿，還不如把米餵了狗！」原來羣衆把他們當做自家人教育，當檢查工作的同志，揭露張應科是個地主時，羣衆更加憤慨起來，上去把張應科的軍帽撕去了，說：「電話站是為我們窮苦人說話的，他李光福和張應科交電話帶回處理。」（韓曦）

紀念「九一」

貫澈為人民服務精神

新華社社論（上接第一版）

社論寫道：「我們解放區的新聞工作者，是已經經歷了和正在經歷着思想上的深刻鍛鍊的。由八年抗戰日本投降到愛國自衛戰爭的過程中，民族統一戰綫已因美帝國主義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代替了汪精衛，並由包括蔣介石改變為蔣介石，使為結束僧反動統治而奮鬥。同時，我們的土地政策，也已由減租減息改變了為平分土地。因此，全國的形勢變了。由於百分之九十的農民正在經歷着大翻身的解放，複雜的新問題與大量新的新事物出現了，在這時候，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在思想上就必須：第一，徹底擺脫蔣介石反動統治年年共產的思想，在這偉大的愛國自衛戰爭中，堅決站在人民方面，敢於為消滅蔣送人民公敵蔣介石而犧牲流血。第二，堅決為人民，為農民、為徹底土地改革與消滅封建剝削服務，堅決為維護農民的利益而鬥爭。土地改革運動與愛國自衛戰爭，對於我們全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乃是一個思想上深刻的鍛鍊，我們號召每一個同仁，無論是解放區的或蔣管區的，國內的或僑胞的，都要在祖國土地改革的大浪潮中，在澈底結束蔣介石賣國統治的大事業中，從深刻的檢查自己的思想與立場，以便進一步貫澈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社論末尾：「我們知道解放區內的新聞工作者在如何貫澈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間，還存着許多的缺點和弱點，特別是在土地改革這個運動過程中，我們的工作還至思想，還落在現實的後面，因而未能完全與羣衆打成一片，還有的作用，還未能在根據羣衆鬥爭中間，甚至與事實脫節或與相反的，判別好壞與真，確實，我們的報紙，也會存在着許多『客里空』，與事實相距基遠。這些錯誤和缺點，使我們的新聞工作，受到羣衆的嚴厲批評。我們必須嚴格的檢查我們的工作中是否符合和貫澈羣衆路綫。同時我們在思想上還須克服如下兩種錯誤的偏向：一種是把新聞工作看作技術唯有依靠少數的文化水平高和寫作技術好的幹部才能得到好些的新聞；一種是組織上脫離羣衆，過於信任少數幹部，而看不到工作中要依靠羣衆，必然使我們某些區的新聞幹部，脫離羣衆，形成了新聞工作內部的宗派主義，也就放任了新式寫作技巧，更與羣衆脫節，一方面不斷地產生『客里空』的社會根源。假如我們不能在這方面繼續作堅決鬥爭，我們的報紙就會僵化而脫離了人民，就能是說，任何土地改革中的新聞工作者，仍然可以運用其所有的舊的機構、作風和方法來工作，必須明白：土地改革正在改變着舊中國社會，我們的新聞事業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當然必須加以澈底改造，特別是我們的通訊工作，必須依靠本地羣衆中和羣衆不斷生活在一起的積極份子，以之為骨幹，來大規模發展工農通訊員，使之成為能代表大多數人說話的澈底的通訊網，以及以基層組織為人民服務的工農通訊網的建立，才可以保證新聞工作在這個領域內必須的羣衆路綫，以保證羣衆的新聞服務上，通過了的新聞幹部，在這基礎上，得到羣衆的監督，以保證解放區的新聞工作，這樣就必定使我們的新聞工作的質量一步，而且將我們的事業大大推進一步，將我們的新聞事業與人民的聯系和為人民服務的事業的新的發展，大大推進一步，與反動新聞國家報紙相反，我們解放區的新聞事業的前途是無限遠大無限光明的。」

神池鍋洞窩群衆

向惡霸宗二厚追回訛詐財物

（神池訊）二區鍋洞窩惡霸地主宗二厚，非法收租，並且仗勢壓迫剝削羣衆，經該村羣衆鬥爭後，將所訛詐銀錢全部退出。該村中農宗銀奴在四五、四六兩年，開他的斷荒地十斤子，他認為宗銀奴老實好欺，索訛租子四斗。今春他化形約小買賣，到處破壞農幣，使用白洋，窩窩中老漢馮來存除了他一個布，今年七月裏不穿夏天，收割，即逼要六元銀洋，馮來存老漢說也沒有銀洋，「也不俶」還了他一兩農幣，他說：「你還不了，叫你們吃不上！」宗二厚逮八十多斤四千元農幣，他還我們本幣牌價，宗二還要十八斤豆腐錢，他不但不給，還被他毆打了一頓。八月中旬，宗銀奴等算帳要他退還，這事件被羣衆揭發了，經過鬥爭，宗二厚大會上認錯，保證以後再不做危害羣衆利益的事情，同時將所訛詐的錢退給，估算羣衆公議地給他自。（良征）

臨縣西會村群衆

查出隱藏地主秦官元

村主任高宗先包庇地主

（臨縣訊）西會村主任高宗先包庇白文鎮大地主秦殿功之兒秦官元住在他村，過去羣衆都不清算。高官元去冬曾住過一個多月，今年二月的一個夜裏，又找到代表部自像，住在村外一處院子裏。此次財政工作團在該村工作，羣衆和貧僱農談，提行回憶運動中，羣衆始談出此事。工作團找高主任開時，他才說：「前幾天還在，現在不知在不在？」自這時，僱農高廷加、殷成智、馮白旺三人提出：「咱們去他家中看一下。」當時還在宗中，當即扣押，送交政府。（永厚、金祥、永茂、殿霖）

人　衣

卅三年旅後警工作，再報，無如者

昭

八角，旅後見家信，其下落，角……所像

同義

北人……前，家……知其……

明

……前……安，……知，亦……

究

……年，四九旅……長，……見……下落……告知……興……莊王家

賈富

竄擾各地蔣軍 掘堤水淹冀中豫北

（新華社冀中三十一日電）竄擾冀中大清河北之各地蔣軍，掘開大清河、拒馬河、瀑河等河堤多處，企圖以大水隔斷大清河南北，以確掌平津保三角地區。據悉以上之白溝、中旺、莊頭及雄縣以下之龍灣、王家場、楊家場等處大清河堤，被掘開十二處，容城溝市村等地拒馬河南堤，被掘開八十餘丈。徐水境內之瀑河亦被掘開，大水已在徐水、定興等縣沿河地區氾濫。敵並在大清河王家場附近築壩阻河，擬將大清河水灌入百尺溝，趙王河，使白洋淀無法宣洩，以造成大清河南之文安、大城、任邱等縣澤地。今夏冀中苦旱，惟文安窪及白洋淀周圍等洼地秋禾極好，爲十年來所未有，半月後即可收割，除之決河發衍，即將造成冀中數百萬人民的災難。刻冀中行署與沿河各縣，已組成對敵鬥爭沿河委員會，領導冀中人民，武裝搶險，堅決粉碎敵水淹冀中的陰謀。

（新華社冀魯豫卅一日電）遲到消息：蔣賊掘毀黃河支流之一的沁河堤壩，水淹豫北解放區。十二日再度從佔豫北武陟新城木欒店之蔣軍百餘，十四日率襲武陟沁河大堤，驅散我正在搶修該堤之工人，將即可竣工之堤壩大堤掘毀，使該堤缺口擴大到五十餘丈，洪水滔滔，奔向解放區小高以東地區。現武陟二十餘村及修武等縣一部村莊，已遭淹沒。據當地民主政府調查，僅大樊富村即淹毀民房九百七十多間，單大樊村一地毀地千四百畝。蔣賊爲掩飾及麻痺，連日由中央社揑造「共軍破壞沁河堤」。盡人皆知：蔣軍除困守木欒店孤城外，餘皆解放區，解放軍豈能決堤自淹？其含血噴人之陰謀，不攻自破。現豫北武陟等地民主政府，正率領全縣人民，搶修堵缺口，並發放救濟糧款，非災區人民也熱情慰問「災區難民」。按沁河大堤早於抗戰初期被蔣賊以「阻擋日寇」爲名，由其九十七軍所破決，幾年來迄未修復，直至解放軍前次收復木欒店後，於七月二十五日開工修堤，至本月十四日，已將長達一百六十丈之缺口修堵一百三十餘丈。

蔣賊東北軍事危機深刻化表現：熊式輝又被一腳踢開

陳誠從台上滾下的日子也並不會遠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據中央社廣播：蔣政府已於廿九日命令免除政學系巨頭熊式輝東北行轅主任一職，而以參謀總長陳誠兼任，陳誠定今日由南京飛赴瀋陽就職。過去兩月來東北蔣政權人事動盪浮沉，是五月中至六月底民主聯軍發動夏季攻勢之後蔣介石在東北的軍事危機深刻化的表現。平時在幕後進行的蔣軍將領各派系將領間爭權奪利的派別傾軋，一遇軍事失利就表面化，而蔣介石則總是將失敗怨怒予其手下的將領，隨時無情的把他們一個一個的丟棄台下，於是黃埔系（杜聿明）先掉東北軍除擁權於先，政學系在東北的統治也跟着垮台了。陳誠與政學系的衝突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台灣東北兩塊肥肉已先後騰出了政學系的掌握，但政學系則極力企圖爭取軍事首腦部。與此相反的，是陳誠系的勢力已由於擇取到東北的軍政大權而膨脹到極度，在此以前，陳誠推薦自己一派的勢力，海軍總司令由他自己擔任，代總司令的桂永清則是他的部下，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也是他的老部屬，後勤總司令部俞也是他的親信，最近在陸軍總司令部方面，也安置了他的親愛的孫立人。果信，陳誠從台上滾下的日子也不會遠了。目前蔣介石在東北的困境，正如美聯社上海二十九日電所說，和杜聿明在任時「差不多」，其前途「並不樂觀」，美聯社接着說：「這件事不久便可分曉」。

膠東百萬農民 收回土地一百八十萬畝

參加主力青壯年達十四萬人

（新華社山東二十九日電）膠東解放區土地改革自去年七月運動開始，迄今年六月底止之一年中，據不完全統計，約近百萬農民收回土地約一百八十萬畝（複查得地尚不在內）以上，因而一年來，廣大翻身農民參軍參戰熱情空前提高，僅去年入主力軍之翻身青壯年，即達十四萬餘人，現正深入全面複查，同時大量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前綫，爲保家保田粉碎蔣賊的進攻而奮鬥。

蘇北各級幹部在複查中 檢查右傾思想及富農路綫

（新華社華中卅一日電）蘇北各級幹部在複查中，嚴格檢查右傾思想及富農路綫，展開割尾巴關後門運動。蘇北日報首先發表社論，指出部份幹部與黨員立場不穩，右傾和分果實中的富農思想，成爲去年土地改革未能澈底的主要原因之一，號召立即糾正。接着淮安、葉挺、阜寧、漣（水）東、睢寧等縣即先後召開貧僱農代表大會或活動份子大會，幹部自上而下反省檢查。淮安縣委王一鶴，他說：「過去領導上生怕過「左」，處處對封建勢力讓步，使削弱了群衆鬥爭」，如去秋某村農民要把地主財產全部沒收，他卻惟恐搞亂了，親自監視工作，不許翻身群衆動手，使雇農只分得該地主家二十畝田即足夠其生活了，但他卻要留給四十畝。某區長檢討出自己失掉革命立場，知道要實行土地改革，先寫信叫父親賣地，名是獻田，把地交給農民，實際上明獻暗不獻，以致農民白天鬥了他父親，晚上不得不偷偷向他道歉。淮安順河區四個鄉四十五個幹部中，有三十三個檢討出多分地多留地及包庇地主等右傾和富農思想。各級幹部經過深刻反省，一步明確，決心「割尾巴」「關後門」，認真貫徹新方針土地複查。

內蒙自治軍南下某部 展開強大政治攻勢

蔣偽四個連向我自動投誠

（綏蒙社東北電）內蒙自治軍南下某部在昭烏達盟（遼北省北部）會同蔣偽軍區展開強大政治攻勢，成千成萬份鄉村裏勸告書及投誠通行證，經由其家屬親友投送至蔣偽軍內部，在其駐紮區域張貼散發。內蒙自治軍往往在數百里以外，蔣偽軍即已看到他們的各種宣傳品。蔣偽官兵在上級監督之下，無不爭相傳閱，紛紛來歸。六月二十日，偽東北保安軍獨立安騎二團四個連百餘人，即在該團少校團副陳旭、郭長巴特爾倉及步騎直屬迫擊砲連步校連長端如布扎木蘇等率領下，向民主聯軍自動投誠。

東北解放區交通發達

鐵路郵路電報電話綫 長達二萬二千餘公里

（新華社東北三十一日電）縱橫分佈於東北解放區的六千六百二十餘公里的鐵路綫，九千二百餘公里的郵路和六千四百一十五公里的電報電話綫，把東北大小城市都如蛛網般的聯結一起。東北鐵路分十二條幹綫和四條支綫，直屬於東北鐵路總局，下設哈爾濱、齊齊哈爾和牡丹江三個管理局。以齊齊哈爾爲中心的西滿交通網，聯絡安（達）洮（南）、四洮、齊（齊哈爾）北（安）、齊（齊哈爾）白（城子）三條幹綫及白城子至阿爾山、白城子至大賚三條支綫，每日平均有客貨車兩次。以牡丹江爲中心的東滿交通網，東至綏芬河，西至一面坡，北達佳木斯，南達圖們延吉，直下拉法以南的蛟河車站，均暢通無阻。北滿以哈爾濱爲中心，伸展至安達、五常、綏北、佳木斯，並以一面坡、安達兩站爲東西兩大鐵路的聯結點。南滿瀋（陽）吉（林）鐵路諸上，以梅河口爲中心，西至西安，南至山城鎮，北至海龍等三段已正式通車。中長路南段普蘭店至貔子窩一段，亦修復通車。梅安至梅河口、臨江至通化各綫，正在趕修中。行車速度已普遍提高，貨車速度每小時三十五公里，客車速度每小時五十公里，較前每小時增加五公里，可節省機車三十輛，並極少誤點。全綫共有機車九百八十一輛，客貨車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九輛，每天平均行車一百二十次。目前，各綫正加緊改善路基，更換枕木，裝置防禦設備，估計九月底前可完成。某大鐵橋修理時，在工程師領導下，職工努力趕修，三個月即完工。東北郵電事業在東北郵電總局領導下，亦有新的發展，全區共有西滿、合江、牡丹江、吉林、嫩江、遼東六個分局，長達九千二百餘公里的郵路，其中三分之一爲解放後新建。偽滿統治時代農村不設郵局，人民通信備受限制，目前農村較大之鄉鎮已有三百七十餘個，郵件寄遞亦頗迅速。北滿西滿以哈爾濱、牡丹江、齊齊哈爾爲中心，沿綫各城市信件，當日可寄到，最近開闢內各解放區郵路打通後，郵件照投六爲增加，全區性通訊包裹寄遞等業務正在籌辦中。由一百二十四個電報電話局聯結東北各城市之電報電話網，搶修迅速，價格低廉，南旗群衆不稱便。南滿各地長途電話，也正在積極恢復，以延吉爲中心，北通佳木斯，南通輯安，西通寬甸，河口、海龍，南通輯安，西通寬甸，非河及桓仁等地已正式通話。

蔣家黨報社論自供：走私的是蔣家官員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在蔣政府大喊「緝私」聲中，事實證明從事美貨走私的就是蔣介石本人和他的文武大員。由於他們近來在華南走私的活動愈加猖獗，華南已經奄奄一息的中國民族工業，又遭受嚴重打擊。國民黨通訊社在二十六日廣播的黨報社論中，自供「從事此類非法行爲（指走私）者，不盡爲奸商莠民，更有不肖之軍人與不法之官吏，互相勾結，狼狽爲奸。報載：港粵走私有某某等罪，由某某及某某等爲背景等語，是見華南走私，已成爲一種不堪想像之局面。」該報承認走私破壞國民經濟且爲蔣政府財政的一種「敗血症」，論還稱：「目前走私之風，瀰於全國，華南更爲熾盛。報載，最近廣州白銀大量流入香港，一日之間竟三費險關。某一貨艇被緝獲之私貨，即值一億一千萬元之巨。走私者常與緝私部隊武裝衝突，中國海關英籍監員周舒璽被走私者開槍中彈殉職。華南一帶之走私，不僅規模甚大，對進出口之貨物數量甚巨，且保有組織有計劃之行動，並經常獲有雄厚之武力以爲掩護。」另據上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載廣州通訊：前粵保安司令部緝私隊長（特務頭子）余賢，行轅情報員（特務）李國群，均因與走私案有關被扣，且「張連茵（?）」上月六日晚緝獲西貢鈔及美鈔走私案，「牽涉亦大」，警備與憲兵雙方因爲一緝私「表演了一幕全武行，雙方均抬出機關槍，幾乎釀成血案，雖經雙方長官「和解」而告平息，但警方長一人已被毆重傷。

蔣家官員經營走私 大批日貨傾銷蔣區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上海二十九日電，引新民報報導：大規模日貨正從美國統治下的日本源源私運入中國（蔣管區），情況異常嚴重。另據路透社同日報導：大量日貨正傾銷天津，而且當做英國貨出賣，標有「美國製造」的日本玩具與毛織品，正以最低的價格出賣。塔斯社各方面消息證實：經營走私的主要爲蔣家官員。在美貨日貨大量傾銷及大規模走私情況下，民族工商業已陷絕境。

蔣賊摧殘輿論自由 對上海外報使用壓力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蔣介石政府封閉蔣統治區域內一切自由主義報紙後，這個獨裁政府又進一步對上海外商報紙使用壓力。據美聯社二十九日電：「蔣記」內政部曾令滬警局嚴密監視「時常刊載批評與侮辱（蔣）政府的外文報紙」，警局「對此事已特別注意」，一如果這些報紙不改變其論調，將會迫其停刊一。按上海外文報紙共有四家，計爲蘇聯塔斯社所辦之俄文報，美商所辦之大美晚報及英商之字林西報，此外尚有國民黨所辦外文報紙，即自由論壇報及大陸報。

陝北新華廣播電台 增加播音時間一小時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陝北新華社廣播電台，從九月五日該台成立兩週年紀念日起，增加播音時間一小時。新節目如下：

十八點——十八點三十分：放下武器蔣軍軍官介紹及書信等。

十八點三十分——十九點：新聞。

十九點——十九點二十分：評論（包括每週軍事述評及國際述評）。

十九點二十分——十九點四十五分：通訊、故事、綜合報導等（每星期日特設「星期文藝」，介紹解放區作品、歌謠及文藝活動等）。

十九點四十五分——二十點：簡明新聞。

二十點——二十點四十分：記錄新聞。

二十點四十分——二十一點：英語新聞。

同時，該電台呼號XNCR，波長四零公尺，七五零零千週。由邯鄲廣播電台轉播，波長四九點一公尺，六零九六千週。並由晉察冀的播音台轉播，波長三五公尺，八六六零千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三日　晉綏日報　星期三　第四版

抗議艾德禮強迫增加工作
英礦工開始大罷工

（倫敦訊）英國礦工開始以罷工來回答艾德禮管制工人及強迫增加工作的措施，迄二十九日止，英國唯一最大產煤區約克郡南部的大約十五個礦廠已行停閉，三萬礦工罷工，抗議全國煤礦局及礦工同盟主席強迫他們擴大挖煤面積的決定，同時聲援該郡格利姆索普礦廠因罷工反對增加工作而被解僱的兩千七百名礦工。在格利姆索普礦場的糾紛上，已出現絞架的畫圖，上寫「絞死勞瑟」，因此一所謂礦工同盟的主席，曾斥工人的抗議為「不只是罪惡的，簡直是精神錯亂」。據路透社二十九日電稱：此項罷工，每日損失煤炭三萬五千噸，「而這正是英國連一噸都節省不下的時候」。同日，全國煤礦局人員稱：該區一百五十個礦場的礦工，有全部捲入此種抗議性罷工的危險。罷工已使工黨內閣手忙腳亂，勞工局與煤礦局緊急開會，討論防止罷工擴大的辦法。

美如干涉英內政 將激起英政治集團反抗
——英工黨議員曼寧夫人稱

（紐約訊）二十四日由英抵美作六週旅行演說之英工黨議員曼寧夫人，頃在此間記者招待會上稱：據她預測，如美國要英國工黨放鬆國有化計劃才更進一步援助英國，定會引起英國一切政治集團的強烈反抗，因為這會被普遍地認為是對英國內政的干涉。曼寧夫人並稱：傳聞美國擬大量貸款佛朗哥，並擬在西班牙建立巨大空軍基地，許多英國人對此極為震動。

匈競選運動達最高峯
匈共領袖在群衆大會上 斥國內外反動派無恥讕言

（布達佩斯訊）匈牙利國會大選將於今日開始，競選強勢已達最高峯。參加競選之九個政黨，包括執政之民族獨立陣線四政黨，與五個反對黨，在全國各地召開之群眾預選大會，日達數百次。匈共領袖拉科西在德布勒森城六萬人大會上，指斥國內外反動派所稱此次選舉不民主之讕言稱：在霍爾蒂獨裁時代被剝奪選舉權者達三百萬人，未聞引起上述人士之任何抗議，此次選舉僅剝奪數百霍爾蒂黨徒及若干法西斯份子之選舉權，此輩居然大肆叫囂。拉氏於第二次大會上，盛贊四黨聯盟，並堅主加強四黨之合作。社會民主黨領袖斯扎卡西克在該黨召集之群眾大會上，指出將與共產黨長期合作。小農黨主席道比在選民大會上宣稱：大選後仍堅持加強四黨聯盟。總理丁尼斯則指出：此次選舉乃在國內外反動派之嫉妒與誹謗中所舉行，但敵人企圖分裂工人與農人兩大集團陰謀，決不能奏效。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在匈牙利民主的國會大選（八月三十一日）前夕，美英兩國政府竟聯合向匈政府提出抗議，污衊匈新選舉法「剝奪百萬公民之選舉權」，抨擊選舉授權「為共產黨所把持」。匈宣傳部長小農黨員米海利夫於二十四日發表談話，力斥此為「毫無根據之讕言」。米氏指出選民名單係由小農黨、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國家農民黨及公民民主黨各一人所組成之選舉委員會所編制，其中不但有執政黨之代表，且包括反對黨之代表。米氏稱：目前已登記列入選民名單者，達五百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六十七人，已較一九四五年選舉時增加十二萬九千三百二十六名，未列入名單者達三十萬人。米氏最後力稱：「美英此舉，我們不僅予以駁斥，而將提出抗議。」

英向蘇建議
恢復英蘇貿易談判

（據法新社倫敦訊）廿七日，倫敦權威方面透露：英駐蘇大使曾數次向蘇對外貿易部長米高揚建議，要求消除使上次兩國貿易談判未能獲致協議的障礙，而給早日重開談判掃清道路。英商務部長克利浦斯亦與蘇駐英大使查羅賓就恢復英蘇貿易談判，進行商討。二十六日，倫敦消息靈通人士稱：英蘇均已將恢復雙方貿易談判問題放在最前列。該消息靈通人士並稱：英國因美元荒應枯竭的結果，已被摒棄於美國市場之外，她將企圖自蘇聯政府獲取食物與原料，如該談判恢復，克利浦斯將擬任為英代表團團長。

美衆議員薩巴斯訪杜魯門
力主美蘇共同維持世界和平

（華盛頓訊）美前國會爭取和平委員會主席衆議員薩巴斯，廿二日往訪杜魯門，力言美蘇兩國能和平相處維持世界和平。在會後告記者稱：他警告杜魯門勿聽取法西斯團體納粹政客與卡迪爾如子的話，他們供給錯誤的情報，並誇大美蘇間的分歧。薩氏舉出杜勒斯（前副國務卿）、西澤邁及其他華爾街人物的活動，作為他論據的證明。薩氏聲稱：他決反對提高德國工業水平的計劃。

希民主軍在中部西部地區
發動攻勢解放廣大地區
民主軍所到之地農民紛起響應參軍

（雅典訊）希臘民主軍廣播稱：民主軍在希臘中部西部發動全面攻勢，解放廣大地區。在拉彌亞與愛地薩附近，民主軍正勝利進行攻勢，佔領大居民點十餘處。在愛匹魯斯之霍德區，民主軍已收復政府軍六月來所侵佔之領土。民主軍所到之處，農民紛起響應，並掀起參軍熱潮，僅在格羅爾斯等五個村莊，即有一百五十餘名青年湧入民主軍。

（雅典訊）希臘民主軍總部頃發表民主軍攻勢發展的補充公報稱：八月十九日，民主軍在希北之德拉馬區及愛西爾斯南部與其他地區同時發動攻勢，五天內，攻克城鎮及大村莊一百餘處，解放領土六百餘平方公里，民主軍所到之處，保皇黨法西斯匪徒望風而逃，解放區人民則夾道歡呼。

給張老漢報仇
大千

汾陽××鎮解放後，戰士布五成代表全連去慰問被勾子軍逼迫投井螞斃的張老漢，一見面張老漢就像見了親人一般，只說出了一句：「你們來了」，眼裏的淚已經流了下來。布五成勸住了他的痛心淚，就問起他在敵人佔領的三十多天裏的遭遇。

「我是個窮苦人，有八十多歲的母親，老婆和娃娃四口人就指靠六畝地過活，去年種了四畝麥子，今年青黃不接時，我給人家打短工，到了麥收時只落我一個人受，老婆娃娃到別人家地裏去拾麥子，這樣收的拾的做工賺的，闔下了三石多，不想勾子軍來了，便問我要四石，我向他們哀求：「我純共打下兩石多，叫我怎樣拿出了」狠心的勾子軍卻不管這些，就把我所有的麥子（三石〇八斤）一下都拉走了，過了兩天「鄉村」人們又向我要五石麥子，我說：「我的麥子全都交了。」他們說：「軍隊的，我們是我們的。」軍隊們在院裏轉了一回，忽然說：「老傢伙你的豬賣給我們吧。」我說：「豬也可以，有一斤算一斤，過秤吧。」我還一句話，可說壞啦，人家狠打腳踢，打了我個半死不活，豬也叫拉走了，後來派人告訴我：「拿五石麥子來贖豬！」這我才明白了，原來狗日的們是想吃我那五十多斤重的豬哩。

我越想越沒法活下去，一時想不開，就跳了井，虧了人們把我撈出來……」

老漢說到傷心處，又嚎泣起來，布五成安慰他說：「老人家，不要難過了，閻錫山欺侮的咱老百姓不能活，非消滅他不行，我們一定給你報仇！」

布五成回到連裏向大家講了這件事實，戰士們的仇恨的火立刻就燃起來，有的咬着牙，有的切齒，經過班裏討論，大家一致提出：「給張老漢報仇！」戰士們更清楚的認識了：只有決心革命到底，消滅了閻錫山，老百姓才能過好日子。

解放了我父子倆
——解放戰士馮建國的回憶——
×部副班長翟大軍

我是石樓德窩村人，家有十二垧山地，每年打上十五六石糧食，但在閻頑統治下，每年就得出十來石糧的負担，村款、雜稅還不算，因此，年年不夠吃，就以糠菜糊口。

去年正月，村裏地主們叫我父親去當兵，父親走了，家裏人一定活不了；去年我才十五歲，只得替父親當了兵。誰想十一月裏，閻錫山又把父親抓來了，當時父子們見了面，心裏很難受，可是又不敢說，只好暗地哭一頓。去年臘月間，八路軍打開孝義，我被解放了，心想父親一定是打死了，家中沒辦法，就參加了八路軍，現在這裏同志們都待我很好，我想在閻頑軍時，長官們講：「八路軍捉住要活埋，」要槍口名，為什麼現在不一樣了」心裏想了個樣，但還是想怎樣能回家，指導員問我：「石樓幾區的？」我說：「二區的，實際是一區的，露的是我跑了提不住，有一次做野外動作，指導員說我做的不錯，我就暗地裏和劉廷忠說：咱們表現的好一點，以後跑。

一次在孝義鎮看戲，忽然聽見了父親在喊我，當時父子們哭了一場，但還不敢說是父子，只想作個調，怕說了人家說父子兩個當頑軍一定忠實閻錫山，後來一想，八路軍寬大政策，說出來或許能讓我父親回家，於是便說了，但並沒提意見。

古交戰鬥時我心裏又想：「頑軍長官說八路軍打仗時光叫老百姓在前邊頂子彈，但這次打仗一定光叫我們俘虜打呀！」不想幹部們卻都在前面，當時我才聽得了閻頑軍說的沒有一句實話。

來了叫我（三元村）上級讓父親回家，副教導員說：「你父親回去可招呼全家，頑軍抓走你父親不管你全家，八路軍今天叫他回去，是真正為咱勞苦群眾的。」原先我想和父親一齊回去，聽了副教導員的話，才認清了閻錫山是我們的仇人，又想起家中父親四十多歲叫閻錫山抓了兵，父子們在一塊說話也不敢說，假如八路不解放孝義，我父親還在頑軍那能回去，我要堅決的幹到底，一直把閻錫山地主消滅乾淨。

老倆口
捨命保護白排長

在郎廿間殲滅戰中，我某部排長白永昌三處受傷，留勞山附近一位老鄉留在家中休養。一天，敵情緊急，村中正紛紛疏散。白排長勸老鄉快走，老倆口一定要留下保護他，正在這時，一股敵軍闖了進來，一把揪住白排長的頭髮問：「幹什麼的？」白排長大聲回答：「莊稼漢，就是這家的！」「放屁！老子聽不出你是個傷兵。」這時老婆婆一下撲在白排長身上，護着他哭道：「老總，他是我的兒，老漢隨在地上拉住敵人的衣服哀告：「老總，他是我的兒，我就是這一個兒……」「嫩巴皮！你的兒滿口說的河北話！」敵人一邊吼，一面狠狠一刺刀，老漢就在血泊中了。老婆婆嚇得也昏過去了。敵人綑了她，把白排長捆了起來，就到另外的窰裏搜劫財物。忽然老婆婆醒了，勉強的站了起來，很快用牙齒咬斷捆白排長的繩子，悄悄吩咐：「記着，快跑！」白排長扔了一顆手榴彈在院裏，趁着烟霧跑上了山。

擦淨臭威風
周若華

在鬥爭大會上，惡霸地主小富讓斥得屁滾尿流，當十七歲的小民兵牛五富押他到會場外大便時，「牛惡狠狠的命令五富給他擦屁股：「五富兄弟呀！給我擦擦屁股吧！」「小民兵馬上感覺到這對他是莫大的侮辱，當下怒火上昇：「誰是你的兄弟？」隨將手提的片刀，照着地主的屁股拍拍地打三下。邊打邊說：「擦屁股！擦屁股！」惡霸地主慌忙的提着褲子說：「五富爺爺呀！不擦啦！不擦啦！」

回到會場，五富將這事告訴大家，大家說：「一刀子擦的不淨，拉出來，再給他擦一下！」呼，過去欺侮咱，再叫還想欺侮，你要知道，我們可不是好惹的了，今天一定要把你的臭威風擦得淨淨的！」八月廿四日記於臨縣店上村的群衆鬥爭大會上。